



脑阁:传承百年的空中技艺

文/李樱桃 图/彭晓明

“一架脑起四邻喜,万众围观百福临。”象征着吉祥、喜庆、平安的脑阁是土默特左旗珍贵的民间艺术瑰宝。曾几何时,根植于土默川平原,靠着父传子、子传孙的土默特左旗脑阁逐渐走向全国。



绝活辈辈相传

推开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腊铺村一所普通的农家小院大门,游公子见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土默特毕克齐脑阁的传承人胡连刚。60多岁的胡连刚看上去精神矍铄、神采奕奕,虽然上午刚卸下脑阁架子,却看不出一点疲惫之态。提起脑阁,胡连刚总有说不完的话。他说,毕克齐的脑阁表演就是父传子、子传孙,一辈辈传下来的。

村里每年办社火、闹红火,都少不了脑阁。他8岁时,父亲胡补顺让他上了脑阁。此后,村里每年闹红火,他都会参与。他扮的《武松打店》《凤仪亭》《龙凤配》等剧目里的角色,一直都是上高高架的最顶端。直到15岁时,父亲再也脑不动他了,他才不再上脑阁了。

不能上脑阁了,他就追着看脑阁。看父亲

脑着别的孩子边走边扭的样子,他特别羡慕。

父亲看他长足了力气,就把脑阁的绝活传给了他。22岁结婚成家的他,就开始了脑阁生涯,从脑自己的孩子,之后又脑孙子,直到现在都没有丢下脑阁架子。

历史底蕴深厚

土默特左旗文化学者刘建光多年前就研究民间艺术脑阁,他说,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民间就出现了抬阁、节节高、背棍等表演形式。脑阁是在抬阁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土默特左旗的脑阁,相传是康熙年间土默特王爷为迎接康熙皇帝举行盛大庆典时,从山西引进的,流传至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刘建光认为,毕克齐的脑阁不仅具有深厚的黄河文化底蕴,而且独具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也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结合体。

因为脑阁象征着吉祥、喜庆、平安,长此以往就成为土默特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重要民间活动之一。尤其是春节或重大节庆的时候,村里的艺人们就穿上戏服,装起脑阁,来到大街小巷,边走边扭,引来许多人围观。

上世纪20年代初,土默川有名望的村民刘胡、白天绪、梁中长(木匠)、刘二娃、温玉怀(铁匠)一起合作,将脑阁原来的木头架子改成了铁架子。1985年,土默川的脑阁发展到了23架,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演出阵容。

技艺要求严格

作为脑阁的非遗传承人,胡连刚对脑阁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脑阁架主要分为单人架、双人装饰架、双人禾叉架、双人肩平架、双人偏架、三人高低架、三人担篮架和单人转架8种,各种架子的表演方式各不相同。

脑阁的“脑”是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区的方言,就是把东西举起扛在肩上的意思。

脑阁下面的人为“色脚”,上身套上铁架子。上面被脑的孩子叫“色芯”,也要用铁架子固定起来。“色芯”身着艳丽的戏服,扮演成各种戏剧人物。

脑阁不是单纯的某一种艺术形式,它是集戏剧、杂技、舞蹈、美术、音乐为一体的综合造型艺术,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对此,胡连刚总结为,首先是演员独特,挑选的孩子要漂亮、聪明、有胆量,这样化了妆,看上去才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其次是舞蹈动作独特,脑阁舞蹈动作的特点是颤、摆、扭。颤就是上下起伏颤动,这样上边的孩子就给人以轻快的、跳跃的感觉。扭是脑阁的基本步伐,扭动

时力点全部用在膝盖以下的小腿上,扭时膝盖稍微弯曲,以小腿的扭动结合脚的颠力带动,上边的孩子才能扭开。三是鼓点独特,给人以轻巧、跳跃、活泼的感觉,要适合小孩子的性格特点,扭起来才能合拍。脑阁对参脑人员也有要求,按胡连刚的说法是,参脑人员除了体态端正、结实有力、敏感性强,还要有安全意识,这样才能胜任。此外,化妆、绑架子、戴头饰、穿戏装都有一整套的程序,起架落架时,安检员、孩子的监护人都要到位。

表演走向全国

所谓一个架子一台戏。截止到目前,毕克齐镇腊铺村有24架脑阁,能演绎24出戏剧。喜欢研究本土文化的刘建光说,毕克齐的脑阁有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八仙过海》《西游记》《白蛇传》《天仙配》等;有表现内蒙古地区历史、文化、人物的故事,如《昭君出塞》《阿拉坦汗与三娘子》。近年来,脑阁从服装、道具、人物造型及内容上都得到进一步改进,脑阁表演也逐渐从土默特走向了全国。毕克齐脑阁,1992年赴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为国家领导人表演;2006年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飘色艺术展演大赛,获得中国民俗类文艺最高奖“山花奖”;2008年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在昭君文化节、草原文化节以及元宵节等大型活动和节庆日,都能看到毕克齐脑阁精彩的表演。

传承后继乏人

如今,胡连刚所在的毕克齐镇腊铺村成立了脑阁传习所,胡连刚将父亲告诉他的脑阁知识,以及他自己多年来关于脑阁的宝贵经验编辑成册传习讲座,他希望有生之年把脑阁的所有知识与经验都传授给年轻人,让脑阁很好地传承下去。他说,脑阁表演队形大致分为曲线环形、二龙出水形、二变四行形、项头圈套圈形、万马奔腾形、百花齐放形。沿街表演时,一般都是互相交换位子,但表演时要扭成曲线形。

对于脑阁的传承,刘建光和胡连刚都不由得表现出担忧之色。胡连刚说,他年轻的时候,一家几个孩子,争相参加表演,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孩子少了,表演者也难选了,传承挺难。刘建光说,土默川上憨厚的农民、天真的孩童,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脑阁,为我们聚焦、定格了土默川的历史沧桑,我们应该珍惜、传承这一宝贵的民间文化艺术。

